



劍橋七傑中，杜明德是唯一在劍橋拿到碩士學位的高才生，又是七人中最年輕的，更是在中國默默耕耘牧會四十年的好牧師。他的一生，沒有二哥杜西瑟那種轟烈的經歷；也沒有施達德遠赴印度、非洲那樣多姿多采；更沒有何斯德那樣才華橫溢，接替戴德生在中國內地會的行政工作。但是神賜他有一個和藹可親的性情，經常臉帶笑容，使人與他來往、交談時，都得到屬靈的幫助，實實際際地牧養羊羣，建立教會。

慕迪恩言感心扉

決志信主不遲疑

一八八二年十月尾，美國佈道家慕迪到英國劍橋開佈道大會，主要是向高級知識分子、大學生傳福音。校園到處張貼了大海報，當時有好些人大大喊叫：一個不學無術的美國牧師豈敢跑到英國最高學府來宣講福音，簡直是個笑話。

許多大學生都接到施達德親自簽名的邀請信而來參加盛會。杜明德剛回劍橋開始大二的學年，自己本來有志當牧師，靈程一向都順利。美國佈道家來高等學府傳福音，實在有點可笑。但是發信邀請的卻是好友施達德，杜明德就和一大羣同學湊熱鬧來參加。第一晚佈道會，慕迪給他的印象是「一個矮矮壯壯的人，聲音洪亮，美國腔很重。他講但以理繪聲繪色，從褲後口袋裡抽出一根卷軸，興味盎然的鋪開來。」

慕迪講道的信息威力把杜明德吸引住了，加上桑基唱的聖樂：「有九十九隻羊」及「憂傷的人」，悠揚歌聲和感人樂曲把杜明德的心弦緊緊扣住了，所以他一次又一次去參加佈道會。有一晚慕迪講「尋找失羊」的信息，杜明德覺得好像有一種渾厚的生命力開始深入他的內心。另一晚慕迪講「浪子回頭」的真理，大膽指出當時的情景：「空虛而墮落的日子，無謂而鄙俗的野心，絕頂自私，毫無貢獻，不談犧牲，只貪圖眼前的歡樂，隨波逐流，無力挽救，直衝向死亡的深淵。」如此信息確是針針見血。杜明德是個有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是有心向神的有志之士。在聖靈的感動下，在聖道的刺激中，他開始真實地意識到自己存在的虛妄，與為他釘在十字架上而死的主耶穌，他好像相隔十萬八千里那麼遙遠。信息結束時，慕迪還誠心呼喊著：「只要接受祂，霎時，你就可以成為屬神的人，安息在祂的膀臂中，把一切的罪擔卸落在祂的腳旁。」

杜明德每天都在掙扎，明知接受基督為救主，必須把生命的主權交出來，重新調整生活；但是又沒有足夠的勇氣當機立斷，更怕引人譏諷。十一月十二日是佈道會的最後一天，剛好是禮拜日，赴會的人比過去一周都踴躍，會場卻呈現一種肅穆莊嚴的氣氛。杜明德好像有一個預感，享受著神的同在那種寧靜安穩。慕迪的講道一如既往，在台上大聲疾呼，也用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的宣告為開場白，「不要怕，因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裡，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再轉入十字架的意義，復活的憑證，基督的得勝等福音真理，繼續借用以賽亞的啟示來鼓勵全體聽眾。「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祂，並不懼怕。因為主耶穌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祂也成了我的拯救。」

杜明德突然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正如使徒保羅一樣，神的話使他眼中的鱗片立時脫落，看見真理。最後慕迪畫龍點睛的明說：「你們要相信福音，心中留出一點空間給神」，

接著唱詩、呼召。就在悠揚而充滿鼓勵的聖樂中，決志站起來的有二百多人，杜明德也在其中。

家財萬貫非真福

佳音廣傳最上策

一八八四年六月，慕迪再來劍橋開佈道會，杜明德剛好在劍橋畢業，他面對的問題比兩年前更嚴重。如何善用此生，為主而活是一個極大的抉擇。杜明德決定入神學院深造，積極參與大學校園工作，操練自己，等候神明確的恩領。正在這段時間，戴德生由中國來倫敦及劍橋等地分享中國內地會的福音事工，極需新宣教士前往協助。杜明德的好友施達德、司米德、章必成及何斯德都在興奮地談論「去中國」這個新挑戰。同年十一月，杜明德知道二哥杜西瑟也有神的呼召去中國傳福音，於是兄弟二人和施達德跪下禱告三小時，杜明德決心事主，如聖靈引導，不必等到神學課程完畢，接受按牧後才出國傳道，這個心願一直存於杜明德的心中。

但是當他母親聽聞兩個兒子都有意到中國傳福音這個消息後，一直都因愛子心切，無法表達內心不滿。她也絕對不能了解為甚麼一些在劍橋高等學府的高才生，又是富家子弟，勇猛騎兵，竟然要遠赴重洋，到那貧窮得極可憐的中國去傳福音呢？直到一八八五年一月三日，元旦後在杜家舉行村民大會，來參加者約三十五位，由杜太太接待他們，施達德和司米德主領，那時這位母親還是不能忍受兩個兒子也像兩位狂熱的運動家那樣狂熱。相反的，杜氏兄弟發現驅使他們立刻去中國傳道的力量越來越迫切，還決心去信給戴德生表明心志。一月八日，兩兄弟一同到倫敦去見戴德生。一周後，正式蒙戴德生答應接納他們的申請，並希望能趕及安排與其他五位在二月初同赴中國。

杜氏兄弟的決定，使戴德生非常感動，於是劍橋七傑成為家喻戶曉的名字。但是對杜夫人來說，由於她兩個兒子決定急速，未能與內地會有正式的接觸，只是希望他們先去中國了解一些工作情況。其實，這種感覺是可以理解的。這位母親眼見兩個成才的兒子要放棄職業，離開家園到遠方去傳道，她希望能輕描淡寫地向那有財有勢的朋友說：「我的兒子們去中國旅行。」很可能，她覺得在當時的社會和家族地位，當宣教士的母親是件羞恥的事。

按牧中華聲威遠

走遍峨嵋佳音傳

杜明德很早就想獻身在英國當牧師聖職，卻沒有想到這個聖職會在萬里之外的中國封給他。剛到中國三年，與愛麗斯小姐結婚；再過兩年，被內地會按為牧師，除了當時有極大的需要外，千萬不可忽視杜明德本人的恩賜和潛能。

劍橋七傑在一八八五年初春安抵上海後，戴德生把他們分成三隊，按不同方向出發。杜明德和二哥杜西瑟及施達德同一隊，由內地會同工麥加迪領隊，從長江上游向漢口出發，頭幾年大部分時間在華西、四川一帶傳道牧會。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被按立為牧師，和蓋士利一樣對傳道、牧養有莫大的貢獻。後三十年 (1898-1928) 除了專心在遂寧牧會外，還經常四出佈道，走遍四川全省大小鄉鎮。杜明德成功的地方，是值得所有宣教士效法的。

生活清苦 -- 杜明德離開英國那天，便立志靠主過清苦的生活，外在環境的驅使固然有助成功，但是內在心靈的願意更為重要。多年的操練，與中國村民一起生活，使他學習貧民的性格、習俗和方式。

苦練漢語 -- 初抵中國的時候，劍橋七傑都有一個禱告，就是求神賜下方言恩賜，使大家能立即講漢語，那是個夢想。杜明德和二哥杜西瑟很早就下決心去苦學，每天早晨兩人走到街上，和居民來往交談，增加字彙，加強互相了解，進步神速。

熱愛中華 -- 杜明德的性格隨和，學識淵博，對中國的一草一木都甚喜歡，從上海到漢口的湖光山色，令他讚美不絕。有時他會跑到佛廟去和僧人交談，還做個人見證，以除一切語言、風俗、宗教、種族、膚色諸類的分歧。

沉默應戰 -- 在四川山區的宣教工作，並沒有甚麼轟烈事件發生，杜明德夫婦二人只是安靜牧會，造就信徒，非常深入，亦可算是結果累累。

回英暫挑新工作

赴華再繫舊情懷

在中國事奉六年多，一八九二年，杜明德有機會回英國劍橋完成碩士學位。同年，他被聘任為英國學生志願宣教聯盟的秘書長。根據傳統，這個職位應由一位在校同學充當，不必付出每月薪金。但是此次人事改變，董事會認為杜明德若肯出任，是個千載一時的良

機，才決定付他薪酬，當時還引起一番爭論，多次開會才決定每周工資為三英鎊。蘇格蘭董事認為太高，但是對一個有家眷而經驗豐富的領袖來說，這種待遇實在是太低了。

杜明德在英國挑起一項新工作，專心向大學校園團契聯繫，先與威爾斯地區神學院及宗教系學生取得合作，反應良好。他經常講「救恩的確據」方面的信息，鼓勵大學生多查考聖經，少靠註釋。杜明德先後訪問了十四間大學，還招募了三十位同學加入學生志願宣教聯盟，年底又拜訪倫敦地區各大學、醫學院及牛津大學。

第二年，杜明德要將聯盟的工作擴展，聲明「這個學生志願宣教聯盟之最高目的，是要連結那些被聖靈感動而順服主呼召去傳福音的大學生。」這種崇高的目標在英國是史無前例的。同時，這個學生運動是超越校園界線和宗派範疇的。由於杜明德的努力和推動，一年內報名加入聯盟的大學生達到四百九十一位，其中有二十五位已獻身到海外去宣教。最令人興奮的，在這羣知識分子當中，有一百三十三位是醫學院的高才生。杜明德常到蘇格蘭、愛爾蘭訪問，講道凡八十多次，使大學生參加凱錫克培靈會的人數也大增。

雖然大學生工作是充滿挑戰性，杜明德的心還是在中國。一九〇七年初，妻子愛麗斯因病去世，十九年的美滿家庭造福了不少中國人，留下四個兒子。那時杜明德正是四十四歲壯年，極需要一個妻子，孩子們也需要一個母親。一年半後，神安排了杜明德和奧妮爾小姐結婚，兩人相愛事奉，更加蒙恩。

在華事奉四十載

安享世福七十年

杜明德和妻子奧妮爾在中國四川牧會及巡迴佈道直到一九二八年，滿了六十六歲才正式退休回英國。

其後他在聖公會聖亞賓堂牧會三年，後轉到普函鎮榮隆為教區牧師，牧會了兩年再遷返里亞賓鎮正式退休。一九三五年結束了七十三年在地上忠心的事奉。最值得安慰的是四個兒子都有成就。大兒子德加斯 (Douglas) 劍橋畢業在英國當牧師，二兒子史丹利 (Stanley) 也畢業於劍橋，在英國軍中服務，三兒子望德古 (Montagu) 倫敦大學畢業當醫藥監督，小兒子提爾多 (Theodore) 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那年生於中國，後來也和二哥一樣在英軍服務。

姓氏考證

劍橋七傑其中兩位兄弟杜西瑟和杜明德的英文姓有兩個字，Polhill 和 Turner。Polhill 有中譯為「竇」，Turner 有中譯為「柱」，也有音譯為「端納」。

按歷史考據，杜氏兄弟的父親本姓「竇」(Polhill)，與安瑪麗小姐於一八五二年結婚。安瑪麗小姐本姓杜 (Turner)，由於一八五三年杜家有一筆大遺產留給那位剛嫁給竇家的安瑪麗小姐，為了要保持合法和正式承受這筆遺產，必須把杜姓 (Turner) 加在竇姓 (Polhill) 後面，故此英文姓由兩個字合成一個姓。不過後來，竇家的後裔不喜歡兩個姓連用，按合法程序把「杜」字去掉。由於杜氏兄弟加入劍橋七傑行列去中國傳道時，是兩姓連用，故全部歷史文獻都採用之。但是英國五旬節派及靈恩運動開始後，有關杜西瑟的英文姓卻改用單姓「竇」，而不用「杜」姓了。本書則根據新加坡海外基督使團「內地會紀錄」而採用杜明德及杜西瑟的譯名。